

东方经典
文库系列
典藏版



梁启超家书



梁启超 著
陈利红 编

|| 1898-1928 ||

横跨两世纪 筑爱三十年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梁启超

家书



梁启超 著
陈利红 编

|| 1898-1928 ||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梁启超家书: 1898-1928 / 梁启超著 陈利红编.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680-1268-3

I . ①梁… II . ①梁… ②陈… III . ①梁启超 (1873-1929)
- 书信集 IV . ①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9202 号

梁启超家书: 1898-1928

Liangqichao Jiashu: 1898-1928

梁启超 著 陈利红 编

责任编辑: 沈剑锋

封面设计: 八荒客

责任校对: 张琳

责任监印: 张贵君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 · 武汉) 电话: (027) 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 430223

印 刷: 湖北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绝代潮男梁启超

情感出轨？购买股票？投资房产？环球旅游？新疆探险？……

是的，你没看错！不要怀疑！如同每一位凡人一样，潮男梁启超通过家书跟妻儿们畅谈的，不仅仅有谆谆教诲、淳淳关爱，还有他如何玩转那个时代的新事物、高科技；不仅仅是指点江山、纵论时事，也有家长里短、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人生；不仅仅有激昂、热血、希望和欢乐，也有失败、愤怒、绝望和狼狈。本书旨在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多面、立体和丰富的梁启超。

而梁启超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和百年伟人，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虽然遭遇炽热真诚的婚外爱情，却能最终理智战胜情感；虽然也买股票、置房产，却恪守儒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者以财发身”的原则；虽然多次游历世界各大洲，却将爱国、维新、救亡永存心底，并始终心向祖国。

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一个思想大解放、社会大变革时期。来自西方的各种廉价商品、科学技术、社会制度、思想文化，随着坚船利炮纷纷涌入国内。在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滚滚潮流之下，必然会诞生一批英雄人物。而本书作者梁启超，就是这个时代下最优秀最杰出的弄潮儿。

二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流亡生活，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才得以回国。归国后的梁启超，携带巨大的声望积

极组建政党，四处演讲，宣扬他的政治主张。然而，热情单纯的学者最终发现，不管如何辗转腾挪，终究难敌虚言救国的政客，手段繁多也跳不出各大军阀势力的泥潭。从1918年开始，梁启超逐渐淡出政坛，转而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1919年，梁启超游欧，亲历了西方社会的弊病丛生，回国后即宣扬西方文明破产，转而大力提倡传统文化。在梁启超不辞辛劳，专心教育和著述之时，其健康出现问题，后来被协和医院误诊，错摘掉功能正常的右肾。之后，他的健康便每况愈下，于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京，享年五十七岁。

三

梁启超被公认为清末以来最优秀的学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是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他在报纸上与对手的论战中，发明了一种介乎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报章体），使得知识阶层和普通百姓都乐于接受。他在史学、文学、目录学、图书馆学等方面成就斐然。梁启超一生勤奋，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涉及领域则涵盖了政治、经济、教育、哲学、宗教、法学、金融学、新闻学等。其著作被编为《饮冰室合集》。

此次出版的这本家书，以当下流行的数种家书为参照而成。收录从1898年流亡日本时开始，至1928年底病危截止，梁启超三十年中写给妻子和孩子的392封书信（若干时间、收件人相同者，作了合并处理）。信中的人名、字号、官职、地名（尤其是国外的）等，不以今天标准改正，保持了原貌。书中个别字词的用法，也保持了原貌。本书最后附上梁启超简谱，此谱参照了丁文江编《梁启超年谱长篇》。鉴于时间，抑或存在疏漏之处；且任公家书繁多，本书收录尽量求全，但不敢妄称全本，敬请读者谅解。

四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如下人员提供了帮助，在此谨表谢意（排名不分先后）：

马兴欢 王刚 王丽 王傲雪 王国超 王燕爽 孔祥炜 孔祥娅 叶红婷 田宝国 冯晓莉 齐小雷 吕文俊 李世忠 刘三红 刘元旭 刘龙勇 刘佳 刘铭 刘珺 陈文 陈凯 张雨 张伟 李志恒 李明波 吴茜 吴丽芳 陈瑛 陆娟 牡丹艺 肖爱莲 杨春秀 罗礼华 罗园月 范桥平 范敦海 施忠岳 胡浩 赵纯爱 柳红娟 高跃飞 耿婷 贾冬梅 贾圆圆 郭志斌 郭海平 夏萍 徐小平 徐宝良 梁江丽 龚建伟 隆琦 曾丹 谢进 彭婷 廖雯丽 戴玄

任公与他的家人们

缘 起

家书者，予家人之书也。任公的家书，不唯有给子女的，也有给他结发妻子的。编者认为，完整的家书，就应该是这样子。

任公生于封建时代，成长于洋务运动时期，从引领维新运动开始，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开明专制、立宪、革命等时期，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从1898年流亡日本开始给妻子写家书，至1928年底病危为止，横跨两个世纪三十年。这些经历都一一体现在家书里，相当直观：在任公“善变”的政治主张之下，梁家的优良家风未曾变化；在任公多变思想之下，其“爱国”的核心从未变化。于家而言，任公传承并受益于祖辈的言传身教，并将之发扬光大；于国而言，任公的家书也成为上接传统时代的曾国藩家书，下启当代的傅雷家书的转折时代的典范之作！

先祖与父母

梁氏的先祖在中原，因明末战乱南逃，遂定居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村，世代以耕田为业。而对任公的成长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有三个人：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母亲赵氏。

任公的祖父梁维清，号镜泉，是梁家第一位通过边耕边读而获得“秀才”的人，梁家也因此得以跻身乡绅阶层。尽管如此，梁家依然与财富、地位无关，梁维清既无学术专长，也无著述流传，依然是“寒士”一名。然而，梁维清却秉承“以宋明儒义理名节之教贻后昆”的传统，忠实践行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积极培养后代。任公很小的时候就跟祖父梁维清一起生活，四岁起居家就读。一方面，祖父用《四子书》《诗经》作为启蒙，其间蕴含了很多传统文史知识；另一方面，梁维清也非常注意言传身教——经常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和历朝历代

的爱国故事，这种带有爱国情感和思想倾向的教育，对任公产生了重要影响。

任公的父亲梁宝瑛，字莲涧，是梁维清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寿命最长的一个。梁宝瑛自幼在梁维清的教导下读书，却未曾考得功名。在乡间教书耕地的同时，侍奉年老的父亲。梁宝瑛谨守梁家家风，既注重自身的内在修养（内圣），又不忘记社会责任，尽力为乡邻办事（外王）。他一辈子没有任何嗜好，且生活十分俭朴。父亲的君子之风得到了乡民的普遍认可，得以用儒家伦理参与乡政，在制止械斗、禁赌、清盗等方面取得良好成绩。对年幼的任公而言，没有比这更好的家风教育了。

任公的母亲赵氏，是最早教他识字的人。母亲对于任公的教育与其祖父、父亲不同，更多地体现在日常小事上。任公曾有文《我之为童子时》，就是专门回忆母亲对他儿时的教育。

婚 恋

任公的情感生活中，主要有李蕙仙、王桂荃、何蕙珍三位女性。

李蕙仙（1869—1924），任公的原配妻子，第一任夫人。1889年（光绪十五年），任公年方十七岁，这一年的广东乡试，任公中举，榜列八名。主考官李端棻是维新派人士，因爱其年少才高，径自做主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李蕙仙比任公长四岁，二人于1891年在北京完婚，次年夏天双双南归故里。

李蕙仙出身官宦世家，实为大家闺秀，书香门第，且一直在北京生活。而梁家世代务农，家境并不宽裕，但李蕙仙并没有因此心生嫌弃。南归广东后，李蕙仙极尽孝道，日夜操劳，深得梁家喜爱，在乡里也博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百日维新”失败后，任公只身亡命东瀛，慈禧严令两广总督捉拿其家人，梁家避居澳门，李蕙仙成了整个梁家的支柱。不仅在生活中，李蕙仙在事业上也给予任公极大的支持。也因此，任公与李蕙仙一直相濡以沫，感情极深。1924年（民国十三年），李蕙仙因病而逝。任公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文曰：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王桂荃（1883—1968），第一夫人李蕙仙结婚时带来的两名丫鬟之一，叫王来喜，即王桂荃。王桂荃因勤劳、聪明赢得梁氏夫妇的信任，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成为任公的侧室。任公在家书中多以

“王姑娘”“王姨”称呼之。梁家所有的孩子称李蕙仙为妈，称王桂荃为娘。在李蕙仙去世后，王桂荃便一人承担起照顾任公与教育孩子的工作。1968年，八十五岁的王桂荃在“文革”中与孩子们分离，随后与世长辞。“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任公与李蕙仙的合坟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

何蕙珍（1879—？），出生于美国，其父是当地知名侨商。何蕙珍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十六岁便任学校教师。1899年，任公赴檀香山开展宣传工作，钦慕已久的何蕙珍担任他的翻译，并由此开始了一段“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爱情故事。任公对此段恋情不敢隐瞒，在致李蕙仙的家书里曾详细提及。后来，还作诗二十首以示纪念，其中就有“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这样的诗句，他把何蕙珍誉为“第一知己”。

子 女

任公与两位夫人共有十个子女。除了第十个孩子于1926年9月出生，1927年3月夭折外，前面九位均成人成材，并成为各领域的专家。

老大梁思顺（长女，1893—1966，李夫人出），字令娴，诗词研究专家，生于广东新会，梁启超最爱的宝贝，家书中时称娴儿。自幼便接受任公的教育与熏陶，爱好诗词与音乐。她曾长期担任任公的助手，在生活中也替父亲履行照顾和教育弟妹的责任。丈夫周希哲（外交官）1938年逝世后，梁思顺先后拒绝了日伪、国民党的拉拢，独自抚养四个子女成人。梁思顺著有《艺衡馆词选》五卷，是研究任公思想的重要资料。

老二梁思成（长子，1901—1972，李夫人出），我国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中国科学院院士；生于日本东京，毕业于清华大学，1924年留学美国，学习建筑。梁思成与一代才女林徽因的爱恋与结合，是20世纪中国最经典的爱情故事。梁思成夫妇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工作；同时也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20世纪50年代关于北京古城的规划与保护之争，较之于今天北京城严重的城市病，则再次彰显了大师的长久而惊人的预见性。

老三梁思永（次子，1904—1954，王夫人出），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与梁思成同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50年，其时尚未设立院士）。梁思永生于澳门，小名永儿，1923年留学美国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永是第一位走出国门，

系统接受了西方考古学正规训练的学者，1939年发表的关于龙山文化考古研究的论文，迄今仍具有开创性意义。

老四梁思忠（三子，1907—1932，王夫人出），军官，生于日本，小名忠忠。1926年留学美国，先后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梁思忠富有政治热情，20世纪30年代初毕业后回国并加入国民革命军，很快就因杰出才干升任炮兵上校。1932年因患腹膜炎去世，年仅25岁。

老五梁思庄（次女，1908—1986，李夫人出），著名图书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精通英、法、德、俄等多门语言，被公认为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生于日本神户，家书中常称之为“小宝贝庄庄”。她1925年随大姐梁思顺前往加拿大读书，分别获麦吉尔大学文学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学士。

老六梁思达（四子，1912—2001，王夫人出），著名经济学家，生于日本，小名达达，193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1937年取得该校硕士学位。梁思达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曾参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主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

老七梁思懿（三女，1914—1988，王夫人出），著名社会活动家，生于北京，家书中常称之为“司马懿”，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1935年投身学生运动，1941年随夫留学美国。1949年以后，她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

老八梁思宁（四女，1916—2006，王夫人出），生于上海，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在三姐梁思懿的影响下，1940年投奔新四军，主要从事宣传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陈毅元帅曾对梁思成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陈毅元帅所说的“梁启超的女儿”即梁思宁。

老九梁思礼（五子，1924—2016，王夫人出），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创始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1993年）。生于北京，任公最宠爱的小儿子，小名老白鼻（old baby 谐音）。1941年，梁思礼随三姐梁思懿赴美留学，攻读无线电与自动控制专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随钱学森，加入导弹、火箭的研发工作，在该领域取得卓越成就。

CONTENTS

目 录

135 125 121 099 079 039 013 009 001

.....	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	一九〇〇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
.....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
.....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
.....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	139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143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	151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	167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173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	199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	225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	287
梁任公简编年谱……………	313

313 287 225 199 173 167 151 143 139

一八九八年 / 清光绪二十四年

九〇〇年 / 清光绪二十六年

一八九八年，任公二十六岁，长女思顺六岁。是年，因『百日维新』失败，任公逃往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流亡生涯。

致蕙仙

(1898年9月15日)

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卿素知大义，此无待余之言，惟望南天叩托而已。令四兄最为可怜，吾与南海师念及之，辄为流涕。此行性命不知何如，受余之累，恩将仇报，真不安也。

译局款二万余金存在京城百川通，吾出京时，已全交托令十五兄，想百川通不至赖账。令兄等未知我家所在，无从通信及汇寄银两，卿可时以书告之，需用时即向令兄支取可也。闻家中尚有四百余金，目前想可敷用。吾已写信吴小村先生处，托其代筹矣。所存之银，望常以二百金存于大人处，俾随时可以使用，至要。若全存在卿处，略有不妥，因大人之性情，心中有话，口里每每不肯说出，若欲用钱时，手内无钱，又不欲向卿取，则必生烦恼矣。望切依吾言为盼。卿此时且不必归宁（令十五兄云拟迎卿至湖北），因吾远在国外，大人遭此患难，决不可少承欢之人，吾全以此事奉托矣。卿之与我，非徒如寻常人之匹偶，实算道义肝胆之交，必能不负所托也。

吾在此受彼国政府之保护，其为优礼，饮食起居一切安便。张顺不避危难，随我东来，患难相依，亦义仆也。身边小事，有渠料理，方便如常，可告知两大人安心也。

致蕙仙

(1898年9月23日)

九月二十三日书悉一是。吾在此乃受彼中朝廷之供养，一切丰盛，方便

一八九八年／清光緒二十四年
一九〇零年／清光緒二十六年

非常，以起居饮食而论，尤胜似家居也。来书问有立足之地，当速来接云云。立足之地何处无之，在此即无政府之供养，而著书撰报亦必可自给。然卿之来，则有不方便者数事：

一、今在患难之中，断无接妻子来同住，而置父母兄弟于不问之理，若全家接来，则真太费矣，且搬动甚不易也。

二、我辈出而为国效力，以大义论之，所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若以眷属自随，殊为不便。且吾数年来行踪之无定，卿已知之矣。在中国时犹如此，况在异域！当无事时犹如此，况在患难！地球五大洲，随处浪游，或为游学，或为办事，必不能常留一处，则家眷居于远地，不如居于近乡矣。

三、此土异服异言，多少不便，卿来亦必不能安居，不如仍在澳也，此吾所以决意不接来也。

此间情形及吾心事，具见于大人安禀及二弟书中，可以取观。来书谓想吾必非一蹶不振之人，然待吾扬眉吐气时不知卿及见否云云。卿本达人，志气不同凡女子，何必作颓唐语乎？此次之变，以寻常理势论之，先生及吾皆应万无生理，而冒此奇险，若有神助，种种出人意外，是岂无故哉！益信天之所以待我者厚，而有以玉成之也。患难之事，古之豪杰无不备尝，惟庸人乃多庸福耳，何可自轻乎？卿固知我，然我愿卿之自此以后，更加壮也。先生之教，道理极多，吾间未以语卿，卿如有向学之志，盍暇日常与二弟讲论之。卿家居无甚事，经此变后，益当知世俗之荣辱苦乐，富贵贫贱，无甚可喜，无甚可恼，惟有读书穷理，是最快乐事。有时忽有心得，其乐非寻常所可及也。卿盍从事于此乎？若有志则常就二弟及薇君相与讲求，久之当想吾言之不谬也。

致蕙仙

(1898年10月6日)

前信想已收，吾在此情形，详与二弟信中，可取观。大人当此失意之时，烦恼定不知几多，近日何如？不至生病乎？吾今远在国外，侍奉之事，全托之于卿矣。卿明大义，必能设法慰解，以赎吾不孝之罪，吾惟有拜谢而已。

家中情形如何？望常寄信告知。依吾与二弟信中所问各事，详复为盼。吾之起居家中不必悬念，卿素明达，必能自宽解。二弟亦慷慨激昂，必不忧悲，吾亦不为念。母亲不甚□（缺字），不知忧悲，亦不足为念。但念父亲之苦楚，不知若何耳。若因念我而生病，则致一电，我当即归，若尚平安，则吾正二月间必归。因现时在东方应办事甚多，未能即行也。卿我之患难交，非犹寻常眷属而已。虽想思甚切，不敢涉私情也，惟望信甚急，乞即写回信。至要！

致蕙仙

（1898年10月27日）

吾在此创报馆已成（下月十一日出报），现时未领薪，为俟其报消（销）行后，乃领也。在此一切起居饮食，皆日本国家所供给，未尝自用一钱，间有用者，惟做衣服数件，买书数种耳。行囊存银尚多，因家中目前敷用，故未寄来，今既大人恐穷，故日间即当先汇四百元归也。庶母弟妇若到，当加意和谐，免触老人之烦恼。二弟尚知大义，无事可与之谈学问，亦足稍解烦闷也。卿日来心绪何如，烦闷否？望告知，想必烦闷不待问矣。然我深望卿之不烦闷也。

致蕙仙

（1899年2月2日）

蕙仙鉴：

前寄一信，想失落。家中事一切已悉。令四兄得人陪伴，私心稍慰。鄂款既到，家用亦渐可无虑矣。余之心事议论，具于禀帖中，请取观之。

卿近日心事如何，无烦恼耶？余归期稍缓，所见之事，亦只得缓之，请卿暂耐可耳。卿来信不信我十一点能睡，真真被卿料着，盖两月以来，早已一切依旧矣。胡庆能如此尚好，渠若欲求荐地方，则可以荐之。渠现住何处耶？张顺我已收为门生，教渠读书尚好也。令十四兄来书已收。望为我谢之，言我不便写信，恐累他也。令十四兄能来东游最善。我等读日本书所得之益

极多极多。他日中国万不能不变法，今日正当多读些书，以待用也。望即以此意告之。

致蕙仙

(1899年3月24日)

蕙仙鉴：

前寄一信，想失落。家中事一切已悉。令四兄得人陪伴，私心稍慰。鄂款既到，家用亦渐可无虑矣。三月三日来书具悉。家中愁闷，此是意中事。然境遇如此，无可如何，惟望善自排遣而已。来同居之说，吾初接来信时亦有此意。因横滨开女学校，欲请薇君为教习。故吾之意欲令卿与同来也。惟昨日忽接先生来一书，极言美洲各埠同乡人人忠愤，相待极厚，大有可为，而金山人极仰慕我，过于先生。今为大局计，不得不住，故又不能接卿来矣。

广东人在海外者五百余万人，人人皆有忠愤之心，视我等如神明、如父母，若能联络之，则虽一小国不是过矣。今欲开一商会，凡入会者每人课两元，若入会者有一半，则可得五百万元矣。以此办事，何事不成。今即以横滨一埠论之，不过二千余人，而愿入会者足二千人，其余各埠亦若此耳。此事为中国存亡之一大关键，故吾不辞劳苦以办之。美洲各埠情形，先生来信详之，可问仲策（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取阅也。

先生与吾，志在救世，不顾身家而为之，岂有一跌灰心之理。望以此意写信告十四哥。并言吾因避嫌不写信与彼云云可也。

岳母年高，卿之乡思不问可知。今大人及家人皆团聚澳门，卿虽离膝下，亦无不可。惟此时安得有人送卿归宁乎？若再以劳诸令兄，窃恐甚难，若能有人来接，则归宁甚善也。吾以禀诸大人，惟须卿写信往问定乃可耳。寄来照像一片，衣冠虽异，肝胆不移，贻此相对，无殊面见矣。

一八九八年
一九〇零年
／清光緒二十六年

致蕙仙

(1900年5月24日)

本埠自西五月初一日，始弛疫禁，余即遍游各小埠演说。现已往者两埠，未往者尚三埠。檀山乃八岛布列于太平洋中，欲往小埠，必乘轮船，航海而往，非一月不能毕事，大约西六月杪始能他行也。来檀不觉半年矣，可笑。

女郎何蕙珍者，此间一商人之女也。其父为保皇会会友。蕙珍年二十，通西文，尤善操西语，全檀埠男子无能及之者，学问见识皆甚好，喜谈国事，有丈夫气，此将笑我乎？抑恼我乎？吾意蕙仙不笑我，不恼我，亦将以我敬爱蕙珍之心而敬爱之也。吾因蕙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若更因蕙珍得谙习英语，将来驰骋于地球，岂非绝好之事。而不如揆之天理，酌之人情，按之地位，皆万万有所不可也。吾只得怜蕙珍而已。然吾观蕙珍磊磊落落，无一点私情，我知彼之心地，必甚洁净安泰，必不如吾之可笑可恼。故吾亦不怜之，惟有敬爱之而已。

蕙珍赠我两扇，言其手自织者，物虽微而情可感，余已用之数日，不欲浪用之。今以寄归，请卿为我什袭藏之。卿亦视为新得一妹子之纪念物，何如？呜呼，余自顾一山野鄙人，祖宗累代数百年，皆山居谷汲耳。今我乃以二十余岁之少年，虚名振动五洲，至于妇人女子为之动容，不可为非人生快心之事。而我蕙仙之与我，虽复中经忧患，会少离多，然而美满姻缘，百年恩爱，以视蕙珍之言，今生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者，何如岂不过之远甚！卿念及此，惟当自慰，勿有一分抑郁愁思可也。有檀山《华夏新报》（此报非我同志）所记新闻一段剪出，聊供一览。此即记我第一次与蕙珍相会之事者也。

下田歌手之事，孝高来书言之。此人极有名望，不妨亲近之，彼将收思顺为门生云。卿已放缠足否？宜速为之，勿令人笑维新党首领之夫人尚有此恶习也。此间人多放者，初时虽觉痛苦，半月后即平复矣。不然，他日蕙珍妹子或有相见之时，亦当笑杀阿姊也。一笑。家中坟墓无事，可勿念。大人闻尚在香港云。